



聖誕之書

廣學會出版

謝頌羔編

聖
誕
之
書

廣學會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再版

聖誕之書

每冊紙面國幣九角
硬紙面一元八角
(寄費另加)

編輯者 謝頌羔

出版者兼 廣學會
上海法租界四馬路一二八號

昆明發行所 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版權所有▼

SELECTED STORIES FOR CHRISTMAS

By

Z. K. Zia, M. A.

Second Edition

Price: { Paper cover .90
Board cover 1.80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40

Kunming Depot: 78 Pei Men Kai, Kunming, Yunnan

聖誕之書

謝頌羔編

(一九三七)

三二六面

紙面九角
硬紙面一元八角

關於聖誕的故事，要找一本比『聖誕之夢』，『第四博士』，『荷都麥克非根的聖誕』，『聖誕的禮物』，『聖誕樹和婚禮』，『冬天的樂園』，『小孩和老人』，『馬奇的禮物』，『聖誕老人』，及『聖誕樹的傳說』，又有趣，又有意義的，恐不易有吧！再想像這樣的譯筆生動，辭藻美麗的聖誕故事，更是鳳毛麟角。敢說本書兼而有之，本書將上面的十個故事合訂一冊，使讀者便於欣賞各大作家之最精采的聖誕故事，誠是一本不可不備的書。

Selected Stories for Christmas, edited by Z. K. Zia

(1937)

326 pp.

Paper cover .90

Board cover 1.80

An excellent selection of Christmas stories, ten in all, that will be popular with many readers. The stories in this selection are by well known writers:

"A Christmas Carol" by Dickens

"The Other Wise Man" by Henry Van Dyke

"The Christmas Gift for a Child" by Stephen Leacock

"The Gift of Christmas" by O. Henry

"The Christmas Tree and the Wedding" by Fioder M. Dostoyevsky

"The Legend of the Christmas Rose" by Selma Lagerlof

"Children and the Old Folk" by Ivan Cankar

"The Gift of the Magi" by O. Henry

"The Legend of Santa Claus"

"The Legend of the Christmas Tree"

"Teacher Jensen"

In translating, much of the original style and beauty of the stories has been kept.

(82,000)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	初版	1500本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	再版	1000本

序

這集中有十篇聖誕故事，內中有一篇聖誕老人的傳說是創作外，其餘的大都是西洋名著。這些故事雖然起源於西洋，但是對於聖誕的精神是不分中外，前後一貫的。聖誕的精神是甚麼？我們可以說是愛，是送禮物，是和平，是互助，是同情於平民。

我在以往十多年中所搜集的就是這十篇故事，先後編入各書裏面，如今匯集在這一冊中，並且適在廣學會五十週紀念期中出版，幸何如之。

這本聖誕之書是獻給我中華民國的平民，作爲我們聖誕節時微小的貢獻。

主僕

謝頌羔，於上海廣學會九樓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八日

聖誕之書

目錄

聖誕之夢·····	一
第四博士·····	一一一
荷都麥克菲根的聖誕·····	一七五
聖誕的禮物·····	一八三
聖誕樹和婚禮·····	一九九
冬天的樂園·····	二二〇
小孩和老人·····	二五七
馬奇的禮物·····	二六五

聖誕老人的傳說·····	二八一
聖誕樹的傳說·····	二九一
姜生夫子·····	二九七
關於聖誕老人的古傳·····	三二一—三二六

聖誕之書

聖誕之夢

(A Christmas Carol)

Charles Dickens

一

馬雷的死期已經過去好久了。當他死的信息傳出來之後，首先由牧師在報告單上簽過字，後來替他辦喪的執事們和地方官都也簽了字；就是史可治，那張紙單上面也已有了他自己所簽過的名字，證明馬雷是的確已經死了。

馬雷生前原和史可治合夥開了一爿商店，因為他們彼此的脾胃十分相合，所以史可治就是馬雷生前唯一的朋友；當馬雷

死了以後，史可治自然也就是他的獨一底執紼的人了。

現在我們大家都須當明白一件事，這就是馬雷是果真的死了，決沒有一點可疑，因為他的死一定不會有什麼『冒名頂替』的事的。

『馬雷和史可治，』這就是他們合開的那片商店獨一的招牌，馬雷現在雖然死了，並且是永不會再來這座店裏，但那塊老的招牌，卻還是仍舊的懸着。這事在史可治固一點不放在心上，他也並不是要表明記念老朋友的心腸，但遇着有人來找馬雷的時候，史可治卻總是毫不遲疑的去招呼，因此，老的顧客們就不會失落了。

史可治是怎樣的一個人呢？若是不要攙什麼客氣，就可以

老老實實地說他是一個有罪的人。他是那樣的自私自利，竟絲毫不會替別人打算一點。任憑你怎樣哀求、乞憐、訴苦，別要希望能打動他那永遠冰硬的心。他的外貌，無論是誰見了，也要不高興的。人家見了一個兩頰瘦削，嘴唇薄而泛藍色，滿面乾皺得像一顆胡桃樣式的這副容顏，定會聯想到那深山裏的千年猴精出現，而自認為倒楣的。他走起路來，更不會討人歡喜，他是永不活潑，只這樣像機械般的動作。並且，他的衣帽是十分的敝壞和齷齪，無論怎樣的天氣，他總不會對他的衣服上有什麼大更動。這也足以表明他那一畏寒暑的特性了。他對於風、雨、霜、雪、和一切的天然風景，都漠不關心；什麼花、草、樹木、在他都沒有欣賞的必要。那無數的乞丐，從來沒有

從他的手中得過一點賞賜；也從來沒有一個小孩到他那裏問過時刻；並且，從來沒有一個男人或女人在他面前這樣問過：『先生，請告訴我，到某地的路程從那道去？』其實，他原是歡喜這樣，甘心度他的孤寂生活罷了。

這一天，——是聖誕節的前一天，老史可治在他的店中十分忙碌。那時天氣是十分的寒冷，並且陰沉沉地沒有一些陽光，行人們都用兩足加力底擊着地面，並時時縮緊了他們的頸項，想必是可以因此得着些暖意啊。這是已將近黃昏的時候了，街上更覺得陰森昏黑。史可治自己坐在他的帳房裏，可以看見他的那個正在小屋中謄寫信札和帳目的書記。他自己的火爐裏原已很少火焰，至於那個可憐的書記，就更形冷淡了；因為那

隻敝舊的小火爐裏，僅僅有一小塊煤炭，並且是已經燼過了小半了。但是煤炭桶卻緊緊地收在史可治的房裏，那縮頭縮頸凍得快僵的書記，寧可凍死，也不敢想到那裏去拿一點煤塊。倘使他竟要這樣嘗試一下，那麼，那嚴酷而難堪的呵斥就要從他那位東家口中發出了：『喂！請不要取煤，若是定要煤塊烘火，請你回家去罷！』

『伯父。恭賀聖誕！』忽然這種聲音在店門首發現。這是史可治的一個姪兒，特地恭恭敬敬站在門外向史可治道賀。史可治只冷冷地一瞥。就開口說道：『這是什麼一回事？』恭賀「聖誕」，哼！竟是些胡說罷了！

『哦！聖誕怎麼是「胡說」呀！這恐怕是你老人家誤會了

罷？」姪兒只這樣溫柔地說。史可治索性板起面孔，大聲說道：「哈！我誤會了！聖誕有什麼快樂？——我們這樣的苦惱，有什麼恭賀的理由？」

『你有什麼理由在聖誕日不快樂呢？你已經是很富足了，伯父。』姪兒只溫柔地問。

『去，去，去守你的聖誕，我只守我的好了。』史可治覺得無話可說地勉強這樣支吾着。

『哈哈！你守什麼聖誕啊，只這樣苦惱地忙碌着，伯父？』姪兒不禁好笑地說。

『去！去！你怎能干涉我的事！有快樂，你自己去尋取罷了！』史可治已經發怒，這樣呵叱着說。姪兒見了這樣的勢派

，知道他那伯父的頑固性很深，徒然觸怒他，反無益處，就緩緩地解說道：『請勿生氣，伯父。』他更覺十分婉轉和藹地說：『雖然在聖誕節，沒有人給了我一袋金銀，或贈我一筐珠寶。但是，聖誕節日卻給普世人以最大的快樂，這是真的。……在這一天，大家都要樂善好施，和一切貧苦的人表同情；彼此歡喜……況且聖誕節的來源是十分聖潔的（指救主誕生事——譯者，）所以我們應當在今天都要謹慎的守着，彼此祝福喲！』他說的時候，書記頻頻點頭。表示贊許的意思；聽到後來，竟忘記了東家在旁，不覺拍手。但立刻覺得這樣是惹犯了東家，隨即俯下頭去，做他自己的事。但這實在是已經遲了，史可治已經看見，就厲聲說：『你瘋了麼？你若是贊助他的話，你可

以快些回家去享受聖誕的快樂，我的店裏並不缺少你哩！』又回頭看着他的姪兒，說道：『你的口才很佳妙，但你何以不到議院去？』姪兒見史可治已經十分生氣，自己也覺得再無什麼話可說了。就陳述他的來意，說：『實在抱歉，因為我已經惹動伯父發惱；但請聽我說，……明天請到舍下午餐，務必不要推卻！』史可治如同沒有聽見的一般，只用一種冷淡而含奸意的態度問他的姪兒：『我問你，你為什麼要結婚？』

『結婚？我結婚只是為愛情……』姪兒詫異着的回答。

『哼？原是這樣的！』史可治不等他的姪兒說完，就這樣截斷了說，並且冷笑不止，好像他的姪兒結婚這件事在他看來是十分的奇異，而又荒唐得比聖誕節更加厲害的一般。

『伯父何以竟這樣薄情！我現在已有了家室，你爲什麼總不到我那裏去？』姪兒已經用過十二分忍耐的功夫說出這句質問的話。

『再會！』史可治只直截了當地說。

『我們原沒有什麼過不去，阿……？』

『再會！』

『好，我們再會，快樂的聖誕！伯父，恭賀！……快樂！』

……

『再會！』

姪兒被他一頓拒絕，是再也站不住腳了。史可治眼看姪兒走得遠了，就開始和書記談起聖誕的事來。書記是十二分的謹

慎，用盡了方法去避免他那東家的怒焰，但到底不能合着史可治的意見，所以到了結果，他還是搖着腦袋，氣憤憤地這樣說：

『哼！真個怪絕！這窮鬼（按指書記——譯者）一星期只有十五個先令的工價，還要說什麼「快樂聖誕」的話！哼……』

過了不多一歇功夫，從街上來了兩個人，他們很像紳士的樣式，忽忽地進了史可治的店，逕走到帳房裏來，他們向史可治脫帽，十分恭敬謙和地行禮。他們手裏拿着紙和筆，就和史可治攀談起來：

『請告訴我們，先生，這寶號不就是「馬雷和史可治」麼？』